

白糖抹身 一場身體藝術

■昆明創庫的定位是「以手工和個體勞動作為生存方式，以張揚個性為標識」，以LOFT基本樣式依舊改新的生活區域」。



近日，中國第一個藝術社區「創庫」，舉辦了名為「大地風」的藝術展。中國美術起義「85美術新潮」主力軍毛旭輝，以《中國童話》聞名的當代藝術家唐志岡均參展。而最特別的是，中國有代表性的女藝術家孫國娟也參加了，她用白糖塗抹、拍攝了14年的作品，表達了甜蜜的身體暴力。

這次，記者將以對談的形式，深入了解這位藝術家的想法與人生態度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睿

藝術家孫國娟身份特殊，朝鮮籍，父親是蔣介石私人飛機的駕駛員。她是中國唯一一位用白糖塗抹全身、拍攝14年的女藝術家。從2000年開始，這象徵愛與甜蜜的白糖，一直都出現在作品中。她用身體來講述時間侵蝕生命的過程，見證時間用它那不易察覺的力量，使人老去、衰亡，她關注女性問題、婚姻問題、愛情問題，她說：「衰老，將讓我的生命，離白糖所象徵的愛情與甜蜜愈來愈遠。」因為「我們是糖，甜蜜到哀傷。」

她把甜蜜包裹在私密、不連貫的片段裡，在來歷不明的頭髮



中，隨時間而改變。儘管，每年拍攝前她都會哭。在最了解孫國娟的藝術家毛旭輝眼裡，孫國娟不是聖人，但永遠的甜蜜是一個女性的夢想。

因此，她作品裡的內在典雅、秀麗、動人與自我撫慰，那些複雜而敏感的思緒，纖細、明朗、細膩、別致、含蓄和勃拉姆斯音樂信念相符，靈魂是高貴，心靈是浪漫，憂傷是獨白，這是其作品風采。

■孫國娟的作品，永遠甜蜜系列之《甜的梳妆台》。



■孫國娟的作品《甜蜜已去》。圖中為孫國娟本人。

第一個自營藝術區

昆明「創庫」是中國第一個藝術社區，中國當代藝術交流的中心，集藝術家的工作室、藝術空間、咖啡廳、書吧於一身。「創庫」的出現，為內地藝術文化產業興起的標誌，隨之才有了當今的深圳「創庫」、北京798藝術區、宋莊藝術村、成都老藍頂、新藍頂藝術區、上海莫干山等一系列藝術社區。

在「創庫」的創辦人，西南藝術總舵主葉永青看來，「創庫」到現在都是中國最成功的藝術社區之一，不僅僅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的藝術社區，把原來的藝術村和社會公眾、城市生活連結在一起，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，「創庫」都還在向社會公眾推廣一種由藝術家為主導的生活方式，並且告訴公眾用這種方式過日子。藝術活動的終極目的還是回到生活，這是在自己感興趣的精神狀態下過日子的方式，創庫和創庫的藝術家們做到了。在當代藝術大師唐志岡看來，「創庫」創造了藝術家的職業。

「創庫」使雲南成為中國當代藝術活動交流的中心，是內地當代藝術走向世界的窗口，它是全國的先例。因為「創庫」，藝術家從單位職工，及「地下」的隱蔽創作中慢慢冒出來，藝術不再是藝術家和策展人之間的互動，不再是閉門造車的工作，藝術家的身份公開了。十多年來，昆明人在這裡看到了很多在美術館、博物館看到的當代藝術展、影像、先鋒戲劇、詩歌舞蹈。



■內地第一個自營性的「創庫」藝術社區。

甜蜜又簡單——對話孫國娟

問：您對愛情的態度是甚麼？

答：關於愛情，我好像很久都沒有想這個問題了。我知道，沒有想不等於不存在，也不等於愛情已不在我的人生中存在。沒有愛情，我將不知道情為何物，沒有愛情，藝術就沒有了感動。我認為，一個沒有經歷愛情的人會成為一個心機很深的人。

問：您覺得甜蜜為甚麼讓人感動，人在一些時間或事件之後失去甜蜜是因為甚麼？

答：我們出生就面臨着生老病死、愛恨離別，人生無論怎麼過都面臨着最後的悲劇。創造甜蜜，我想是人活着的本能。甜蜜只是一種感覺，童年的甜蜜和暮年的甜蜜一定非常不同。人失去甜蜜也沒甚麼，我們還會獲得更多可以享有的東西。

問：怎麼看待每年的自己？

答：我覺得我一直在成長，像一棵樹一樣，有耐心地成長，而且成長的痛苦和喜悅也一直伴隨自己。

問：作為一個女性藝術家，您覺得，女藝術家最應該珍惜的是甚麼？

答：想來想去，擁有平靜的歡樂、簡單的生活是比較好的，我自己比較珍惜的是家人、朋友和你能夠幫助以及幫助過你的人，還有簡單健康的食物和每一天的陽光或者是下雨天。

古龍三子為父拓展年輕讀者

昨日是武俠大師古龍75周年冥誕。為表紀念，新版《古龍文集》新書發表會早前在北京舉行，包括《楚留香》、《陸小鳳》在內的57部共72本古龍作品將在大陸發行。

「古龍生前未獲一分錢大陸版稅」，出版方讀客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華楠在發佈會上表示。此次新版的《古龍文集》由台灣古龍管理發展委員會獨家授權，古龍生前好友、香港才子倪匡擔任榮譽主編，據稱極具收藏價值。

「對父親雖沒有不好的感覺，但也沒有好的感覺。」古龍次子葉怡寬在發佈會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：「母親在懷着我時與父親離婚，所以我從沒見過他，直到十來歲時，電視劇《楚留香》在台灣熱播，家人才告訴我這是父親寫的。」

葉怡寬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和弟弟，三兄弟多年前曾因古龍遺產問題對簿公堂，和解後於2006年成立台灣古龍管理發展委員會，共同推廣父親的作品。

葉怡寬說，三兄弟還曾一起做DNA測試，確認都是古龍之子，「我們三人還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，像我結婚的日子剛好是大哥的生日，三弟結婚的日子剛好又是我的生日，也許冥冥之中都安排好了。」

葉怡寬希望藉此出版，讓更多的「90後」、「00後」的年輕讀者愛上古龍，將父親的作品發揚光大。

中新社

另類視聽體驗 《爆點》漫畫音樂會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伍麗微）五月雖過，「法國五月」節目依然多籟籟！今晚本地漫畫家小克與門小雷，連同法籍漫畫家Charles Berberian、Mathilde Domecq，及多位音樂人，帶來最後一場《爆點》漫畫音樂會。這真的是「法國五月」最有爆點的節目。

漫畫音樂會是法國安古蘭漫畫節的焦點節目之一，每年吸引不少人進場欣賞，今年二月，小克與門小雷便受邀前往法國獻藝。想不到事隔四個月，漫畫音樂會便正式登錄香港。小克在法國時，畫的是法國漫畫角色，按他的話說，是法國版的老夫子，香港人大概聞所未聞。但既然來到香港，自然會加入更多本地元素，這也是漫畫音樂會的焦點所在，以漫畫、樂曲，呈現城市獨特的風貌。

對於再次參與漫畫音樂會，小雷在記者會上表示非常興奮，直言希望快點開始綵排。而小克則貫徹其幽默本色，以英文表達自己對香港的喜愛，最後不忘說，如果香港不要那麼熱就好了。雖然牛頭不對馬嘴，但能夠以漫畫加音樂的形式感染觀眾，也是難得之事。

作曲及敲擊樂手Areski Belkacem說到漫畫音樂會時，多次表示將帶來與法國完全不一樣的風格。漫畫家們將會創作一個全新的故事，以「接龍」的方式輪流繪畫，演出時樂隊會因應劇情配搭不同的樂曲。Areski本來已與藝術中心達成協議，打算來一個Rock and roll的表演，但臨出發時，Areski的電腦被入屋打劫的賊偷去，電腦裡的Rock and roll音樂都沒有了，所以樂隊最後會帶來甚麼音樂，還是一個謎。

此前，他們還去了武漢表演，Areski說：「不同年紀的觀眾都來看，有小孩、年輕人、長者，我非常開心，大家來聽音樂不需要語言交流，因為音樂便是共同的語言。」樂隊希望這次可以做一個和諧的表演，透過現場演出帶動大家，帶給漫畫家更多靈感。

四位漫畫家加四位音樂人，想必火花處處。二月的音樂會，以畫人物為主，這次，四個漫畫家將分工畫十六張畫，每人負責四張，以「接龍」的方式輪流表演，為本地觀眾帶來另類的視聽體驗。

此外，漫畫節的亞洲事務負責人Nicolas Finet及漫畫記者Nicolas Albert也專程來港，開設工作坊，點評本地漫畫新手的作品。Areski也會主持一場創意工作坊，讓從事漫畫、動畫、音樂、錄像、聲音等藝術創作的朋友親身參與製作模擬漫畫音樂會，深入認識歐洲文化。



《爆點》漫畫音樂會

時間：6月8日 8pm
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

*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

老東老西

文：余綺平

大作家的寫作百態

《達·芬奇密碼》作者丹·布朗新作《地獄》(Inferno)上月中出版，故事引自但丁詩篇《神曲》的第一篇《地獄篇》，內容神秘驚悸。作者透露，他在寫作期間無法入睡，腦海裡全是地獄中的恐怖景象，惶惶不可終日。

丹·布朗接受《衛報》文化版訪問，提到寫《地獄》時經常文思受阻，無從下筆。「我會穿起一雙笨重靴子，兩腳伸高攀附一特製框架上，將自己倒掛起來。」他說，倒掛一會，精神就會放鬆，文思湧現，下筆如神。

此之所謂「倒置治療」，丹·布朗說：「『倒』得愈多，身體愈加輕鬆，十分靈驗。」原來壓力是可以「倒」出來的。丹·布朗以前的寫作習慣是在桌面放置一沙漏，每隔一個鐘頭就起立伸展筋骨、做伏地挺身和仰臥起坐等運動，以鬆弛神經。

作家思路阻塞，對着紙筆（電腦鍵盤）冥思苦想的情況經常發生。他們的自救方法層出不窮，荒唐怪誕兼而有之。例如：著名美國作家羅斯（Philip Roth）（代表作《人性的污穢》），每寫一頁紙就擱筆，步行一哩路回來再寫。和羅斯習慣相同的有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、英國大文豪狄更斯和美國作家海明威等，他們都喜歡做運動來刺激文思。

海明威還有另一絕招：用單腳站着寫作。海明威文章風格以簡潔見稱，他認為單腳站着的姿勢，可促使他處於緊張狀態，逼他盡可能簡短地表達自己的思想。

挪威兒童文學作家達爾（Roald Dahl）下筆前，要先爬進睡袋裡冥想一番。

美國著名南方文學作家卡波特（Truman Capote）（代表作

《金枝玉葉》被改編成電影，由柯德莉夏萍主演）是躺臥寫作的。他下筆前，先喝咖啡，再喝雪利酒，然後是馬丁尼酒，一手執筆，一手捧杯，半醉下，文思泉湧。一九五七年卡波特接受法國一雜誌訪問時說：「我是徹頭徹尾的臥倒作家，不躺下，就想不通。床架和沙發都可以躺，酒和煙是免不了。」

大作家陋習難改，更多大作家是迷信固執。英國當代著名作家普爾曼（Phillip Pullman）（代表作《黑暗物質三部曲》）堅持要用圓珠筆，四開稿紙，紙邊有兩孔（通常是四孔）。否則，他寫不出來。

美國恐怖小說家史蒂芬·金（代表作《閃靈》被改編成電影）習慣早上吞下一堆維他命丸，一杯熱茶，然後準時八點鐘開工。書桌面的稿紙要擺得整齊劃一，絲毫不變。

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（代表作《悲慘世界》）的寫作習慣，既浪漫又怪誕。下筆前，他脫光衣服，再吩咐僕人將所有衣服藏起來，然後裸體動筆，若天氣寒冷，他以毛氈包裹身體。如此苦心，為的是制止自己半途擲筆去逛街。

另一位與雨果同樣極度自制的，是五十四歲的美國近代小說家弗蘭岑（Jonathan Franzen）（代表作《糾正》），動筆前，他要徹底滅絕噪音，先將耳塞插進耳朵，再戴上滅聲耳機。然後，封鎖了電腦的乙太網絡，迫使自己無法登入互聯網，以專心寫作。

「文若春華，思若泉湧」，妙筆自生花。大作家文思受阻，苦不堪言，各施各法以通思路。丹·布朗的倒掛絕招，雖龜小技矣。